

# 晚清纪事

Le mandrin bla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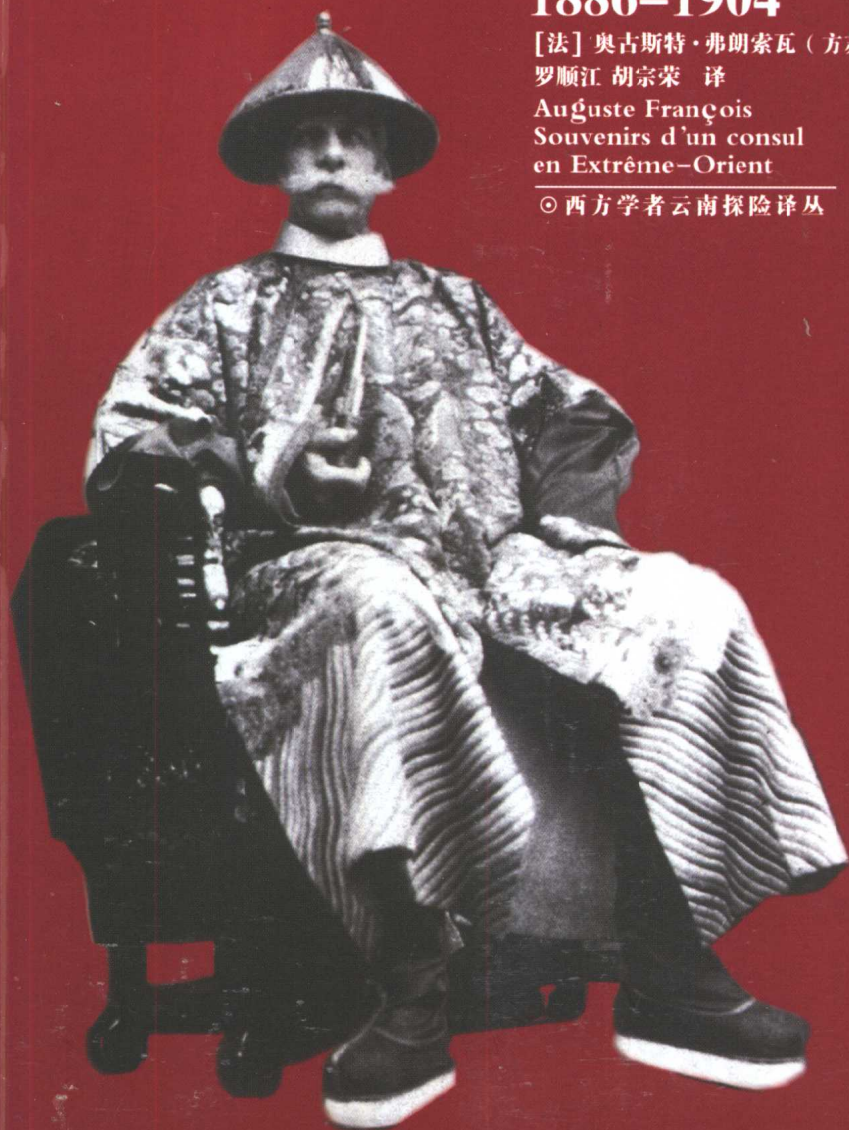
——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

1886—1904

[法] 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 著  
罗顺江 胡宗荣 译

Auguste François  
Souvenirs d'un consul  
en Extrême-Orient

◎ 西方学者云南探险译丛



云南美术出版社

# 晚清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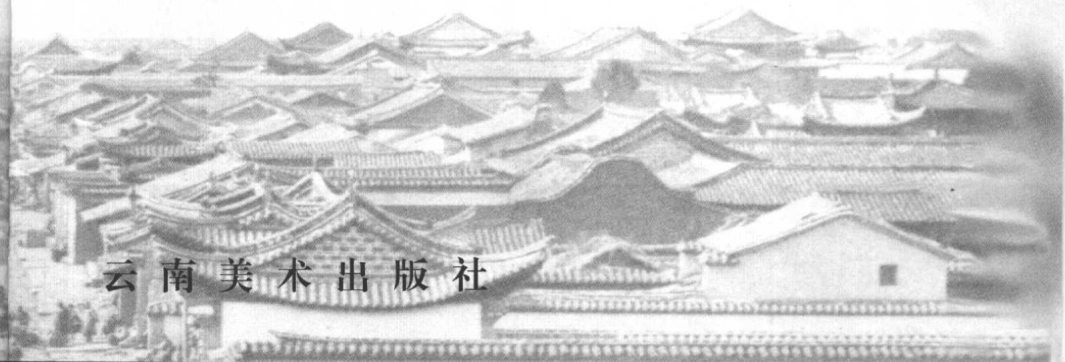
—— 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

1886-1904

[法] 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 著

罗顺江 胡宗荣 译

云南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纪事: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1886~1904/  
(法) 弗朗索瓦著. —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  
2000.12.  
ISBN 7-80586-717-8

I. 晚... II. 弗...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1886~  
1904 IV. K2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559 号

责任编辑:方绍忠 周文林 彭 晓  
装帧设计:米冠瑾

## 晚清纪事

——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1886—1904)

[法]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 著  
罗顺江 胡宗荣 译

---

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7 1/32  
印张:12.5 字数:400 千  
版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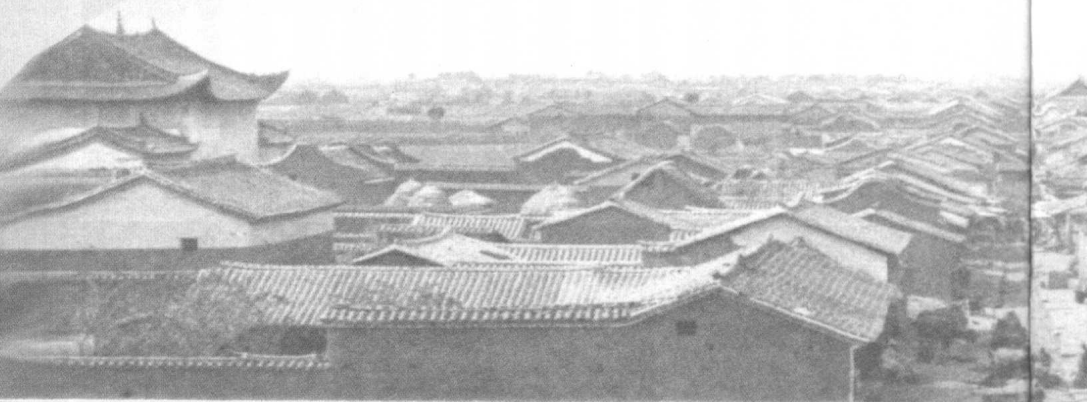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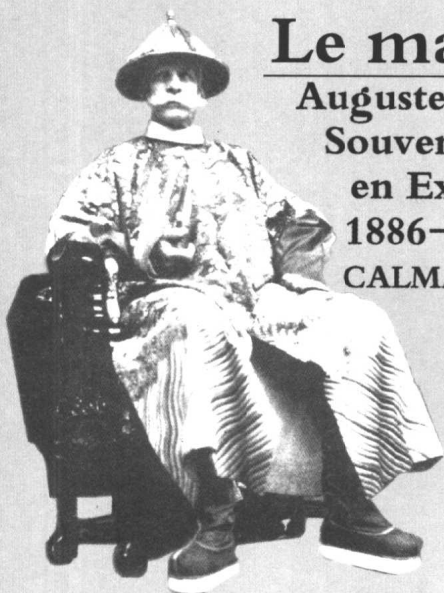
ISBN7-80586-717-8/K·26  
定价:24.80 元

# Le mandrin blanc

Auguste François  
Souvenirs d'un consul  
en Extrême-Orient

1886-1904

CALMANN ♦ LÉVY



**Auguste François**  
**Le mandarin blanc**

**Souvenirs d'un consul  
en Extrême-Orient 1886-1904**

**CALMANN ♦ LÉVY**

# 展现百年旧照的深层背景

## ——写在本书出版前的话

1997年岁末,一批拍摄于1896~1904年的有关云南昆明的老照片,在遥远的法兰西共和国尘封近一个世纪后,被启运回国并在昆明公开展览。于是,这批老照片的作者,法国驻大清国云南总领事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方苏雅),在他去世并沉寂60多年后,这个陌生的名字一夜之间在昆明悄然走红,成为媒体炒作和市民谈论的一个话题。这些百年旧照,不仅拨动了无数老昆明人的怀旧情绪,使他们又一次回到了那个早已逝去的梦魇和狞笑缠身、贫困和纯朴同行的年代。而且,因它固有的史料价值、认识价值及研究、欣赏价值,深深打动着读者的心。人们在这批老照片前驻足沉思,不禁用探寻的目光,想进一步了解方苏雅其人和他拍摄这批照片时,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垂垂老迈、病入膏肓的样子,以及这个王朝行将就木前的社会形态与历史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方苏雅其人和他拍摄这批百年旧照的深层背景,解读这些旧照,以此启迪今人,烛照今天。

1999年初夏,云南美术出版社和云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派出云南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彭晓先生和云南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秘书长周云祥先生前往法国,按国际惯例购买方苏雅等人在中国拍摄的百年老照片时,意外地发现了这本由方苏雅的侄子,现任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协会秘书长皮埃尔·塞杜先生根据方苏雅

写于 1886~1904 年的日记、信札整理,并由法国卡尔曼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法文为:Le mandarin Blanc(中文直译为《白皮肤洋大人》)。经和出版公司及塞杜先生协商,我们已正式购买了这本书在中国首次出版的版权,译成中文时更名为《晚清纪事——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

1857 年 8 月 20 日,方苏雅出生在法国吕内维尔市的一个殷实人家。其父开着一家毛呢店做衣料生意,“小康人家”的生活相当安稳。然而,好景不长,当他步入 16 岁花季那年,一场灾难的暴风雪降临在他的头上,他母亲和父亲相继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面对家境的变故,他被迫放弃了报考当时极有发展前途的林业学校的打算,选择了一条从军之路,当了一名法国骑兵。“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军界,他结识了一些实权在握又很有头脑的人物,靠这些人的提携举荐,他先后进入了法国内务部和外交部。1886 年,尚未步入“而立”之年的他,就被法国外交部派往法国在远东的殖民地安南(今越南),成为法国驻安南山西省的首任总督,开始了他充当殖民主义者马前卒的生涯。1896~1904 年,方苏雅被法国外交部派往中国,他先后担任了法国驻中国广西省龙州领事和云南省总领事。本书即是方苏雅在中国和越南任职时写下的日记、信札,内容多为路途见闻、官场应酬和他处理公务的过程,以及他对中国社会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日常生活的考察和记忆,有些则是对时局的看法。同时,他还介绍了一些滇黔桂等省的民俗风情及他的私交,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此书分为印度支那之忆和中国之忆两部分。其写作年代为 1886~1904 年之间。

方苏雅踏上中国国土的年代,正是中国经历了 1894 年的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耻辱地向日本帝国割地赔款之后,神州大地饿殍遍地,满目疮痍的时刻。此时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

下,已经由一百七八十年前康乾盛世开创的一个泱泱大国,无可奈何地坠入了一个落后挨打的境地。作为一个以现代文明代表自居,目空一切的“欧罗马”人,作为一个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代理人,方苏雅不但对孕育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文化一窍不通,而且对中国的一切充满了傲慢与偏见。他奉为神灵的法宝是对中国人实行武力威胁,因此,凡他走过的地方,如遇麻烦与行动受阻(甚至包括他1900年违背中国政府规定,走私大量武器进昆明,遭到了云南厘金局查处时),他都用那杆贴身的洋枪开道。对此,他在给朋友或情人的信札中不止一次地津津乐道,甚至把它当成了经验之谈。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匪气和霸气。令人不解的是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包括那些手握大刀长矛的将军、武士,一见方苏雅及其同伙手中的洋枪,就噤若寒蝉、退避三舍了。中国人怕洋人,原是由来已久。本书中,这类记叙比比皆是。读到这些文字,使人欲哭无泪。什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什么是殖民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无需注释。只要认真读读这本书,一定会从内心深处感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十分强大,我们的人民已经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仅此一点,即能看出出版本书的现实意义。

由于本书的日记和信札都是方苏雅在路途和公务之余随手写下的,他无遮无盖地道出了很多事情,为我们看清他本人的庐山真面目提供了真实的史料。如他几次盗走中国死者的遗骨运回法国,他私运枪支受到查处,还纠集大批传教士闹事,他收买清朝将领和官吏刺探军事情报等等。这些,在本书中记述得十分清楚。因此,本书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方苏雅在为法国殖民主义政策辩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溢美的同时,也指出了清朝落后虚弱的一些症结:闭关锁国,官腐民败(无论为官者和为民者都沉溺于抽鸦片烟),一盘散沙,愚昧迷信……作为一个殖民主义者,方苏雅不可能承认,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始点的帝国主义列强对

中国的入侵和掠夺,是导致清朝衰败的直接原因。读完本书,中国由康乾盛世时期的世界第一强国,滑落为“东亚病夫”弱国地位的轨迹已经清清楚楚。

方苏雅第一次离开中国是1900年,那次可以说他是因私运枪支到昆明,被愤怒的云南民众赶走的。1903年,他又被法国政府派往中国云南,督办修建滇越(云南至越南)铁路。在他的日记和信札中谈到修滇越铁路的目的,是法国政府看中了云南的富饶,为了法国的经济利益着想……1904年他才正式离开中国回法国的。当时,他的心情十分沮丧。

纵观他大半生的活动,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外交官,他竭尽全力维护的法兰西帝国利益,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的觉醒,早已灰飞烟灭。然而,他用猎奇的眼光,欣赏把玩的态度,在中国大地上不经意间随手拍摄的那批照片,却因具有较高的研究、认识、欣赏价值,在拂去岁月的灰尘后,愈发闪烁着独有的光彩。它说明文化超越国界和时空的能力是何等的强盛。为着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丰富的历史照片,我们认识并记住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方苏雅)这个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法国人的名字不能说是多余的吧。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给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研究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一份较为真实的西南诸省区近代史资料,也为了让读者对方苏雅其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我们请本书的译者罗顺江、胡宗荣两位教授翻译此书时,力求原汁原味。因此对书中关于中国农民起义、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的某些歧视性称呼,对当时中国人的一些歧视性语言以及旧时对个别少数民族的称呼都没有作改动。对此,我们希望并相信会得到读者的体谅。

在编辑过程中,方苏雅的侄子皮埃尔·塞杜先生一直为我们与

法国卡尔曼出版公司牵线搭桥,致使此书得以在中国出版,还得到了法国保利诺公司盛刚先生的热情帮助。此外,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申旭、云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吴宝璋参加了本书的校订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方绍忠  
2001 年 6 月

# 前言

1 935年,当奥古斯特·弗朗索瓦逝世时,我还不到10岁。然而他的遗孀,我的大婶婶一直活到1974年,接近百岁高龄。在加莱里,在她的寓所中,每个人仍旧思念着他,谈论着他。我在她家里,度过了童年中无数难忘的假期。

他家宽敞的住房位于昂热地区,屋顶还透着些中国风格,室内的家具与装饰全是奥古斯特叔叔的收藏:草编的鳄鱼、蚂蚁,还有海马、鸵鸟蛋、豹头骨、带头盖骨的羚羊角、犀牛角,从黑旗军那儿缴获的枪管、三叉、喇叭口状的火铳与火枪,武士的军刀与配有以备切腹自杀的短匕首,能乐<sup>①</sup>的面具,毒箭,这些饰物全都一个挨着一个地挂在墙上。而在饰有转经筒<sup>②</sup>的橱窗中,有藏人的号,汉人的鼓、篦梳、鸦片烟枪、瓷器、诗琴<sup>③</sup>、胡琴,以及其它叫不出名字来的乐器。在这些收藏品当中,还贴有一些照片,其中有叔叔目光犀利,头戴领事的饰羽,身穿镀金的制服或丝绸官袍的照片。还有些照片是婶婶的:有她还是小姑娘时玩着日本布娃娃的小照,长成姑娘后穿着和服时做出讨人喜欢的小照。

---

① 能乐,一种日本古典民族戏剧。——译注

② 转经筒,藏传佛教徒祈祷用法手。——译注

③ 诗琴,16至18世纪盛行的乐器。——译注

当然,这些都禁止孩子用手摸。有人猜测在那么多的顶楼上和橱柜中还藏有其它财富,因为在加莱里公寓中,那些不起眼的地方总是锁着的。尼妮婶婶,她守护之精心令人生妒,硬是禁止他人入内,甚至连她的兄弟也毫无敬意地将她称作“女修道院院长”。其实,这份精心表现出她对奥古斯特叔叔那宗教般的崇敬。不过,有人也在想:她或许认为这些财富会有争议,最好还是不示人为妙。

在为数不多的机会中,她拿出一本相册,十分小心地翻阅给我们看。眼中所看的那些画面虽不连贯,但却十分引人入胜:帆船、寺庙、动物、狗、其胡须能与叔叔小胡子媲美的豹子、为领事馆的看门动物——鳄鱼、猴子、鸚鵡、五角水牛、“总督的赠马”、安南<sup>①</sup>人、中国人、劳苦穷人、乞丐或官员,以及身披子弹带、斜挎刺刀的传教士,营房中的巴拉圭印第安人。经常还有无头尸或者无尸头,中国“土匪”<sup>②</sup>的头挂在领事馆门前,还有阿诺托<sup>③</sup>在巴黎大学中挥舞着黎塞留的头的照片。

尽管我有权享受的机会不多,但是作为最高的奖赏,婶婶为我们朗读了精心选出来的几页文稿,那是奥古斯特叔叔写给侄儿、侄女的信,讲述了他的历险。

当家里客人太多时,婶婶便从顶楼里拿出奥古斯特叔叔的行

---

① 安南,1884年越南正式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法国殖民者将其一分为三,南部称交趾支那(又称南圻),直接由法国统治,首府西贡;中部称安南(又名中圻),为法国“保护”下的王国,首府顺化;北部称东京(又名北圻),由越南“让予”法国管理,首府河内。越南人不得自由来往于三圻之间。——译注

② 这里指的“土匪”,据考证是1900年昆明市民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用火烧毁平政街法国教堂后,被清政府斩首并将首级挂在法国领事馆门前柱上示众。——译注

③ 阿诺托,法国政治家,1894年任外交部长,主张对外扩张。——译注

军床,安顿客人在此床上入睡。该床是保存在维顿牌皮箱<sup>①</sup>中的珍贵纪念物。面子好大哟!

我喜欢与“大个皮埃尔”聊天,他曾是全能型人才:做过机械师、司机、马车夫、侍从。我也同康斯坦聊天,那是一位聪明的园丁。每当他们谈论到叔叔时,话语中仍旧带着尊敬。显然,弗朗索瓦先生是个人物。

我父母传下给我一些纪念品。早在两年前,我正是通过这些令人叫绝的、充满情义的纪念品,开始了解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的。

我母亲去世后,我着手分拣家中旧时的书信,归类收好。当时,我还不知道我将会在这些信上了解到他。我更想像不到的是,我为这些发现竟忙乎了10年,并写出两部著作<sup>②</sup>。

在一大堆多少有些杂乱、乏味的通信中,的确找到了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亲笔书写的章节。惊人的发现,漫长的寻找——这等重要工作的成就,便是今天本书的成果。

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事实上没发表任何东西,然而,他却写出大量的文献。

他作为开拓型的领事,其职能迫使他写出了无数的报告。这位外交官根本没有为语言润色的习惯。对此,读者是有机会评价的。他还详细地写出了一些研究报告,寄给了学术气氛浓厚的地理学与人文科学协会。有一件事尤其值得一提,他写给朋友的好些书信始终装在那些外交箱中没能寄出,其内容既丰富又颇有趣味:“在信纸上驰骋和勾画出这些蝇头小字……这是我主要的聊天方式之一。我用书信的方式与朋友们侃谈,这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

① 维顿牌是箱包的专用商标,相当有名。——译注

② 两部著作,除了本书外,还有一本叫作《领事的眼光》,由法国橡树出版社1989年出版。——原注

的。”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喜爱辽阔的地平线,与孤独为伴。他认为写作是一种需要,是一种必需:“自从我踏上征程后,我便徘徊在孤独之中,生活在陌生的社会,带着因孤独而暴发出的强烈的感情。正是在这种寂寞中,我与朋友倾诉衷肠。我实在想与别人交流思想,我感到需要付出爱,我饱受无人聊天之煎熬,感受到需要笔谈的疯狂。”有时,日记中的真实内容是以通信的方式来表达的。他将之视为生命的东西毁于1900年,其中还包括他绝大部分的收藏。当时他在中国的住所遭到滋事者<sup>①</sup>的洗劫。

奥古斯特·弗朗索瓦退休后,回到法国。他在朋友的鼓励下,萌发出一种想法,正如他在1907年所写的那样:用“很难出版的手稿”为“现代历史做贡献”。于是,在布列塔尼地区,他在彭穆的退隐公寓中着手干起来:“我仍旧能梦见昔日在树下、在岩石边、在水旁的场景。大自然对我的影响尤为重要。我在绿茵丛中松弛下来,被宠物逗乐了。我划着桨,钓着白斑狗鱼,接待着来访的朋友,与其他的朋友笔谈,阅读着通常属回忆录的书本。我又拿起我的日记,又回忆起我的工作。我不疾不徐地继续写下去。尽管我不敢心存奢望,但是朋友们认为它可能在1900年就能出版。瞧,进入到乡间生活,还能用枪就近打点野兔与山鹑。”

他开始撰写回忆录。许多草稿刚刚开始却并未完成。许多手稿有时从不同角度描写同一件事情。面对着重新组织这些回忆录的困难,面临着不可能像别人的要求那样,将之整理为“概述中国”的综述性作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便是按照年代的进程来介绍他的发现,让读者能认真地从阅读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于是,他对自己的日记与资料进行重组,重又找回了自己的信件。但是,全部又

---

① 所谓“滋事者”,指的是1900年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及义和团成员。——译注

留在了纸箱中了。

为什么没完成这项工程呢？大家猜测各异。显然，其主要原因是他失去了心绪。他承认说：“灵感在乡间。”离群索居逼出来的写作冲动此时已经消失。不知道未来的读者是谁，这似乎又令作者部分地失去了创作才情。重复写出的手稿证明了他的不满足。疲劳与缺乏毅力在其间肯定也算某种因素。这位前外交官员有保留这些的责任感吗？有些看法在许多人眼里，属于“破坏性意见”。要出版发表这些意见，他可能认为办不到。因为这些意见对当时的殖民政策、或者对某些领导人提出了质疑（保罗·杜美作为共和国总统死于暗杀，比奥古斯特·弗朗索瓦早逝3年）。对于他夫人与岳父家所尊重的机构或当局，他如果公开地表示怀疑，难道还有其它微妙的方式，能避免伤害他们的感情吗？

幸运的是，作为他的朋友和他的家庭成员，我们都意识到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书稿的价值，故而我们竭尽全力地保存下了这些珍贵的手稿。

我受命来完成这项重要的任务，尽最大可能重新寻找与重组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的手稿。为了让这些内容更容易被接受，我只好重新予以誊写。事情做起来并非始终那么容易。如果说他的文章阅读起来既轻松又愉快，那是因为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的手稿经常经过了一系列的修改，那怕是打字稿。

一旦涉及到出版，就应该将所有这些不连串的材料加以组织。这些文章，表达了不同的文风，是分别写成的。它们的读者对象也有所不同。选定一个主题，确定一个轴心，保持事件的进程，这些都相当必要。我做过筛选，剔去了一些冗长重复的内容，增添了一些不可缺少的日记。至于落笔的时间，时常很难确定。但是介绍文章的根据，是他叙述的事件的先后顺序。然而这种时间顺序，在章节的开头有时便不准确。我仍旧希望读者能够给此书予以必要

的肯定,哪怕读者因此对某些内容有些修改。

皮埃尔·塞杜

奥古斯特·弗朗索瓦协会秘书长<sup>①</sup>

1990年2月

---

<sup>①</sup> 奥古斯特·弗朗索瓦协会是根据1901年的法国法律成立的机构,主旨是展览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的手稿与照片,宣传他的活动与作品。

## 申 明

作者虽然在书中提到过好些人,但我似乎更喜欢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简单地用第一个字母予以代替。

对于中文或者越南语的发音,法文中可能存在着好几种拼写法。由于我并非这方面的权威,同时注意到作者拼写时的不规范,我只得保留他所用的原始拼写,那怕是有些拼写我有时也无法破译。我希望读者不会因此而太感不便。

许多地名随着政治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故而在当今的地图上确认地点也变得困难了。以 Yun - nan sen<sup>①</sup>为例,奥古斯特·弗朗索瓦经常将之称为 Yun nan fou<sup>②</sup>,现在已改名为昆明。在此问题上,我似乎更喜欢坚持用作者的原拼写。

皮埃尔·塞杜

---

① Yun - nan sen,法国人式的语音标注,音为“云南省”。——译注

② Yun nan fou,法国人式的语音标注,音为“云南府”,是昆明在清代的称谓。——译注